

时代、人民和创新

◎铁凝

天空是飞鸟的光荣，高峰是攀登者的使命。新时代新征程上的每一个作家艺术家，都是向着天空的梦想者，为了梦想在漫长艰辛的艺术道路上跋涉。在这条道路上，那些根本的信念像星辰一样指引着我们，我把它提炼为三个至关重要的词，那就是时代、人民和创新。

第一个词是时代。体现着时代高度、描绘着时代气象的文艺作品，必定构成一个时代的精神地图。而要绘就这样的地图，作家艺术家们必须深刻认识我们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国当代文艺的历史方位就是新时代新征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正满怀信心和梦想，克服一切艰难险阻，向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前景，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创造我们的美好生活。

我和作家朋友们曾一起去湖南。在湘西，站在飞架于深峡的壮丽的矮寨大桥上，放眼望去，我想，历史的方位其实就在山河大地上。在这里，在中国腹地大山的褶皱中，雄伟的志向、移山倒海的力量扑面而来。历史的方位也在乡亲们的脸上，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战略的十八洞村，我从乡亲们的笑容、从他们的言谈话语间，感受到他们对自家的日子、对幸福美好的未来满怀信心、满怀希望。益阳的清溪村是周立波先生的家乡，从1954年起，十年时间里，这位早年离家投身革命与文学的游子频繁回乡，其中有两年，他就长住在祖屋里、生活在乡亲们中间。是什么召唤着他？绝不仅仅是故乡情怀，而是他意识到，就在他生于兹长于兹、千年循环往复的村庄里，正在发生着亘古未有的变革，这个村庄里的小溪池塘正在汇入中国大地的奔腾洪流。于是，他回来了，他要和乡亲们在一起，和正在前进的时代在一起，他以书写历史的激情与郑重，写下了《山乡巨变》。我想，周立波先生如果能看一看如今的清溪村就好了，从那时到今天，这种跨越这种巨变，周立波先生肯定满怀憧憬地眺望过，但在当时，他一定不能真切地想象“换了人间”的此情此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周立波留下了《山乡巨变》，无愧于时代和人民，而现在，新的“山乡巨变”正等待着这一代作家艺术家去书写去表现。

生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作家艺术家既要像翱翔的鹰，又要像扎根土地的树。作为鹰，

我们要树立大历史观、大时代观，要从总体上把握时代与生活，在纷繁世相、茫茫人海之上，望得见斗转星移、百川东流。作为根深叶茂的树，我们要张开所有的枝叶和根须，吮吸生活的养分，感受这个时代经验与心灵具体的、细微的变化与律动。在人民的事业和生活、顺境和逆境、梦想和期望、爱和恨、欢愉和伤痛中，从人民生活一切鲜活和具体的方面，把握时代的大势，体现时代的精神。

这一切，都是不容易的，这意味着作家艺术家不仅要成为时代生活灵敏的观察者、忠实的记录者，也要成为这个时代积极的参与者和创造者，要把自己的心、自己的生命投入党和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在历史的主体中锻造、建构自己的主体。

由此，我想起了柳青先生。我们都知道，他是中国作家艺术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典范，曾经在陕西长安县皇甫村生活了十四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谈到，“柳青熟知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中央出台一项涉及农村农民的政策，他脑子里立即就能想象出农民群众是高兴还是不高兴”。总书记的话深刻地揭示了柳青的力量所在，也是周立波和那一代的许多前辈作家的力量所在，那是一种将对时代的总体把握与广大的生活世界水乳交融地结合起来的非凡能力。这来自于他们对人民生活的熟悉和了解，同时也是因为柳青、周立波全身心地投入到党领导广大中国人民建设新社会、开辟新生活的实践探索，他们和人民心连着心，共同生活、共同前进。从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中、从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中，我们都能够鲜明地感受到那一代作家和一个时代文学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这样的精神，就是把文艺自觉地作为中国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的一部分，就是作家艺术家的主体自觉地汇入时代和历史的创造主体之中。正是这样的历史主动精神，使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在百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高扬人民性的旗帜，成为参与推动时代前进的能动性力量，也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铸就新辉煌。

第二个词是人民。我想起了另外一位我们熟悉的作家马烽先生，不久前我们纪念了他的百年诞辰。1945年，年轻的马烽和西戎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吕梁英雄传》，那些日子里，乡亲们识字的人拿着报纸走过田间地头，不识字的老乡

围在他们身边，津津有味地听着报纸上最新的精彩故事。有时，乡亲们会簇拥着马烽，追问小说后续的情节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这是一部抗日的传奇、民族的史诗，但对乡亲们来说，这写的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他们能够从中认出自己，由此体认生活的意义，增强战斗的信心。我想，作为一个作家，这可能就是马烽先生最幸福的时候，因为他和他的书就在人民中间，向着人民的生活敞开，在人民中得到真挚的共鸣。

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中心和方向。对人民的理解，也许再多的概括和论述，都不如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那一刻的领悟和感动。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文上，铭刻着1840年以来中国人民为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的伟大斗争和光辉历史。人民就是在这伟大斗争中凝聚起来创造历史的主体，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奋斗使我们深刻地、牢不可破地团结在一起，正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未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人民不是抽象的符号，而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有血有肉，有情感，有爱恨，有梦想，也有内心的冲突和挣扎”。这是对社会主义文艺的人民性的重大理论创新，这表明，为了人民、走向人民，是一个从具体到总体、从总体回到具体的辩证动态过程，在人民创造历史的总体性视野中蕴含着生活的丰富性、生动性和差异性。这就为新时代的文艺敞开了艺术的、审美的、历史的、政治的广阔天地。

由此，我想起了近两年热播的电视剧《山海情》，我和大家一样，津津有味地从第一集“追”到了最后一集。《山海情》为什么好看，评论家们做了深入的分析，都很有道理。有一天，我偶然看到一篇文章，劈头就说，《山海情》好看，原因之一是“吃饭”，着力展现了老百姓具有地方特色的热气腾腾的饮食，这里有过日子的“精气神”。这个角度很特别，但想一想，确实有道理，民以食为天，脱贫攻坚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地落实到老百姓的吃穿住行。最具体的事、乡亲们的一碗面一餐饭都联系着、折射着大历史、大时代，而历史的前进、时代的变迁也由此获得了细密、感性的质地。在这里，“吃饭”这件事，是百姓的生计、人民的生活，也是历史、是政治、是美学、是艺术。

人民既是文艺的源泉和目的，也是文艺的根本方法，

新时代的文艺铸就高峰，就是要让文艺的声音在一个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的心灵中回响，让文艺讲述的故事既是“我们”的故事，也是“我”的故事，同时也是面向世界面向人类的中国故事。

第三个词是创新。大家可能都看过《只此青绿》，看过《唐宫夜宴》，还有令人惊艳的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开幕式和闭幕式，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观众怀着惊喜和感动沉浸于动人心弦的表演，我有时甚至会屏住呼吸，就像看着从心里长出的蓓蕾在眼前缓缓绽放。这样的艺术既熟悉又陌生，它是有根的，又是向着天空、向着现实生活绽放的，我们从能够与悠久、深厚的传统亲切相认，但同时它又是新锐的、现代的，涌动着属于这个时代的活力和梦想，拓展着人们想象和感受的边界。这些被广大观众称为“国潮”的作品，就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有力地诠释了作为艺术实践的创新的丰富含义。当作家艺术家把他的根深深深地扎在我们民族世代相承、同时又不断发展变化的传统之中，他就是一个永远携带着故乡的人。有故乡的人不惧远行，他有坚定的自信去面向现在和未来、面向全世界和全人类展开新的创造。因为他相信，他的根本责任就在于使这伟大的传统不断获得新的生命、不断向着新的天地、新的境界伸展。

伟大的、波澜壮阔的新时代为作家艺术家敞开了创新的广阔天地，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无边无际的原野上，新的可能性正无穷无尽地萌动。对每一个作家艺术家来说，敞开自己的胸怀，把这天地纳入自己的艺术世界，让新的可能性生长为语言和形式，这是艰巨的考验，也是激动人心的召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天是世界的天，地是中国的地，只有眼睛向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同时真诚直面当下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我们才能为人类提供中国经验，我们的文艺才能为世界贡献特殊的声响和色彩”。我坚信，在这样广袤的地和浩大的天之间，新时代的文艺必将风光无限。

（作者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

文艺漫评



一直以来，对于文字，我都是非常敏感的一个。改作业时，我喜欢用文字与人交流；听歌时，对文字的感知比旋律还敏感；与人QQ或微信聊天几乎不用语音，更喜欢用文字进行。

兜兜转转，成为一名语文老师后，更是给了我一个与文字亲密无间的机会。每拿到一篇文章，总是会默读或朗读。在文字的海洋里，很是容易被打动。“只见它迈着坚定的步伐，走向那道绚丽的彩虹。它走了上去，消失在一片灿烂中。”让我被生命的庄严所震撼。“恍惚之中听见一声，石破天惊的咆哮……我看见了火焰似的斑纹，和火焰似的眼睛！”让我为不羁的灵魂而颤抖。“几年过去了，我渐渐明白：那是一个幸运的人对一个不幸者的愧怍！”让我落满灰尘的心灵得到净化……

听“相爱总是简单，相处太难，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让我陷入回忆而心绪难宁；而“女人哪，别问他求，贪一次真的永久”，泪水则一下子模糊了双眼……我总是容易在别人的文字中迷醉。

我常常在一个人的夜，于传统的诗词格律起伏中与李白相约漫步长安，“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的豪情让我对未来不再彷徨；与杜甫江畔独步寻花，“留连戏蝶时时舞，自在娇莺恰恰啼”的美妙让我对生活充满希望。“夜月一帘幽梦，春风十里柔情”的婉约能让我怦然心动；“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的豁达更能让我热血沸腾。

慢慢地，开始尝试从别人的文字走进自己的文字世界。从一开始的羞涩，到能大方地展示在人前。不知不觉，文字让我的生活、工作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随着一篇篇琐碎生活的记述出炉，我抑郁的情绪、繁忙的工作、焦灼的情绪，都在文字里被治愈。几

年过去，再翻看我的朋友圈，会发现，那个不停抱怨、焦躁的我正在慢慢消退。

生活如意不如意，只要有变化，我都会用文字叙写。工作无论高兴还是失望，只要有波动，我也会用文字记录。想父母了，写一写；惦记儿子了，写一写；学生不听话了，写一写；上了节成功的课，写一写……生活中，发生过的点点滴滴，都会变成文字在笔下流淌。人在文字的世界，越来越能心平气和。往日的焦躁与烦闷，正从我的内心慢慢被文字驱除。

以前，总是在别人的文字中做观众。可自从有了自己的文字世界后，我的人、生活、工作，都被文字潜移默化，有了很鲜明的改变。我发现，在文字的世界，自己正在走向那个想要的样子。

我不再因为琐事和先生争个是非曲直，也不再纠结生活的得失成败，甚至面对繁忙与嘈杂，也越来越坦然。我用文字挥洒心灵深处的澎湃激情，分享生命绽放的由衷快乐，释放生活过程的酣畅淋漓。

我用文字，走进一方净土沉淀自己；又用文字，播撒一片希望助力成长。我的生活工作，因为文字，有了宁静与幸福。

当然，文字的魅力，仅凭我这个略懂皮毛的“半瓶水”，肯定无法说得更透彻。但，即便浅薄如我，也已感受到文字带给我的岁月静好。所以，往后余生，我愿与文字为伴，继续用文字去洗涤灵魂，拨开云雾，找寻世间的美好！



我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出生在千阳县北部一个小山村，自幼家境贫寒，但精神生活却比较充裕。

父亲是《陕西日报》和《陕西农民报》的通讯员，受他的影响，我从阅读开始走上了写作之路。在文学领域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一边读书，一边写书，书籍成了我生活中的必需品。

阅读引起写作兴趣。阅读是跨入写作的第一道门槛。我有许多梦想，最大的梦想是当一名作家。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在业余文学创作的道路上坚守了许多年，任凭失败和挫折，不改初衷。

著名作家柳青说过，文学是愚人的事业，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回望过去走过的文学之路，崎岖陡峭，有惊喜，有茫然，有彷徨，有苦闷，也有快乐。文学使我脱离了低级趣味，文学让我结识了许多有水平的朋友，文学铸造了我的灵

魂和品质。

我上学前，跟随父亲在一个区级机关认字，在书边照猫画虎地学写歪歪斜斜的生字。6岁跟着堂哥走进学校，13岁发表第一首诗，14岁到一个保密单位当了学徒，自学开始起步，报考西北大学自学的汉语言文学专业，一边上班一边学习，读书是每天的精神食粮，乐此不疲。

小时候，家里有许多书籍，有《世界通史》《中国通史纲要》《史记》《资治通鉴》，虽然一些字不认识，但我还是喜欢看，不认识的字就问父亲。后来迷上了家里收藏的长篇小说《野火春风斗古城》《红岩》《新儿女英雄传》《欧阳海之歌》《白话聊斋》等，我被这些故事深深地吸引住了。迷上读书的时候，在学校课间读，在家里找空读，白天读，吃饭的时候眼睛也瞅着书，不免让母亲奚落。晚上他们睡下以后，我悄悄地点亮煤油灯，用

阅读引起写作兴趣

◎王维新

小簸箕遮住亮光，生怕被母亲发现，骂我耗干了煤油。有时候困得不行，不知不觉被灯火燎焦了头发，让同学们取笑，但我依然不愿放弃阅读。我被作家营造的那种真切感人的氛围、塑造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所感动。有些书看了无数遍，在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清晰如昨。

离开家乡的时候，父亲送给我一个高级笔记本，封面有毛主席镀银头像，我如获至宝，开始模仿《雷锋日记》写日记。起初每天写几行，渐渐地每天要写几页，甚至十几页，最后，各式各样的笔记攒了两大箱。虽然这些东西现在看起来是流水账，但是，它让我练了笔，锤炼了自己的文字，为后来的写作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那时候，年轻气盛，精力旺盛，下了班除过读书写作，就是帮助文化馆的老师编辑文学报刊。我第一次在省级媒体发表作品，是1987年12月14日在《陕西日报》秦岭副刊发表的小小说《吮》，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写作的劲头便更足了。其实，我发表第一首诗是13岁时在一个县级的油印刊物上，那时候我不知道那就是诗，是在开会时，一个记者从我的笔记本里抄过去拿去发表的。那时候我被吹捧，自己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荣耀。后来，我就离家去县城，帮助家里谋生。那些年，我一边上班一边复习学业，自我充电，每天要背诵唐诗宋词，把生字写在专门的本子上，有时间就查字典，直到把它弄懂弄通。

只有精读才能真正掌握

文章的精髓。为了汲取经典作品的营养，我把《荷塘月色》《背影》《最后一课》《变色龙》《羊脂球》《荷花淀》录成磁带，一边干活一边聆听，把它们用毛笔写在大纸上，挂在墙上，自己抬头就能看见，并背诵精彩的片段。依靠这个笨办法，我记住了不少东西。我参加汉语言文学专业自学考试，毕业时被评为优秀学员，在全省庆祝自学考试十周年大会上代表考生发言，报纸还为这配发了长篇通讯呢。至此，我与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54年的业余创作，积累了大量的作品。截至目前已发表作品600多万字，其中：散文416篇，小说191篇，发表剧本30部，获奖173次，编辑作品集34部，出版了长篇小说《奔向天堂》《西府人家》，小小说集《红尘如烟》《除夕之夜》，诗歌集《守望天台》《梦回故园》

等6部，还有27部书稿尚未出版。其中长篇小说《虎啸天下》在凤凰网等11家网站连载，《岁月风尘》2017年被北京一家影视公司购买了版权。

读书写作，开阔了我的视野，充实了我的业余生活，陶冶了我的性情。有一段时间，我自觉不自觉地刷抖音和快手。后来我对妻子说，这些东西特别浪费时间，不知不觉几个小时就混过去了，放下手机，扪心细想，我并没有获取有用的知识，多是一些低级庸俗的东西，还害得我眼睛干涩！所以我决定要克制刷手机的欲望，回归到阅读中来。在柔和的灯光下，手捧一部佳作，细细品味，那是一种多么舒心自在的精神享受啊！

